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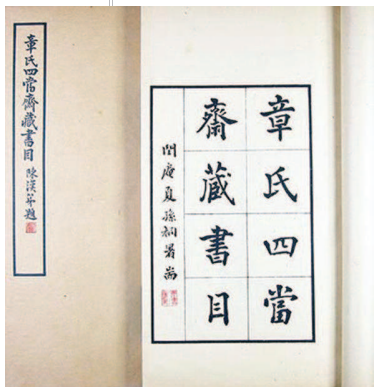
网络时代，常识类
知识还有用吗？

第 1733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一

不吝付出 方能杰出

——记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

■ 邓伟志



▲顾廷龙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深受叶景葵赏识，获邀主持合众馆务。



顾廷龙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长达 23 年。他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如家谱、珠卷、日记、尺牍、专人档案、古籍抄校稿本、革命文献等，在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等方面贡献巨大。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协助叶景葵、张元济创办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廷龙就有纂辑《目录学》的志向，对《四库存目》之书进行标注。他曾先后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1938)、《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1940)、主编《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9-1998)、《续修四库全书》(1994)、晚年又倡导编纂《古籍抄校稿本图录》。说实话，他书中提到的很多书名是我写这篇文章时方才查到的，之前闻所未闻。顾廷龙先生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调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做编辑工作，经与多方商量，我请了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史专家刘树农先生来鉴别。可是，他不识竹筒上的汉代隶书。谁能识汉隶？算来算去就只有顾廷龙老先生了。于是，我拿着竹筒的照片去西康路（北京西路口）顾先生住处登门拜访，顾先生满腔热忱而又虚怀若谷地答应：“试试看，找找看。”

第二天，顾先生告诉我有些书是不许出馆的，为了能够开夜车，我为我在馆里借了个狭长的房间，让我吃住上海图书馆。随后他抱了一摞书来到这个房间。我大字不识几个，他便耐心地边翻书边向我讲解，这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那个字。我听了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今天有不少年轻人已经不认识 60 年前未简化的繁体字，试想：要认识 2000 年前的汉代隶书该有多困难！再加上文物局送来的竹筒照片在次序上有点混乱，这就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可是，顾老先生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一丝不苟地天天坚持辨认。他把辨认出的字用钢笔写在当时流行的 500 字的稿纸上，他把自己认为没有十分把握的字用铅笔写在能认出的字下面的方格里，实在认不出的他就把方格空着。由于大部分他都能辨认出，他认为竹筒上的是房中书，不是什么《黄帝外经》。刘树农老先生也赞成他的判断。于是，我们便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这是房中书。在当

时那种形势下，文物局认为房中书没有什么价值，就停止了辨认工作。

有一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顾廷龙书法展”，有顾先生用毛笔写的篆、隶、楷、草、行，吴建中馆长说就缺少硬笔字，我便把我手里顾先生的硬笔字捐给了上图。

藏书捐书 一腔爱国热忱

顾廷龙 1932 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后，留校继续从事研究。1933 年经顾颉刚介绍，顾廷龙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兼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工作上的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拨给。哈佛要顾先生购买普通的书，顾先生都是从命的；可是要购买中国的善本书，顾先生的态度就两样了。曾任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的王世伟，是顾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

1938 年 9 月，美方指定要购买一部宋杜大珪编的《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这一书虽然国内也能找到，但这部书本身是一部宋刻明修本的珍贵图书，名贵罕见，如果卖给美国，国内就少了一部。顾先生就去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商量能否复制，得到的答复是：无法筹资。顾先生又与《引得》编纂处商议能否全部重印，得到的答复依然是：费用太大。无奈之下，顾先生把其中不见他书的文章，汇印一册，再附一引得，题

为《琬琰集删存》，给了美国。三个月之后，美方又指定要购买几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一些人的文集。顾先生一看，都是国内稀有的文献，于是力主由图书馆重印。他的拳拳之心感动了图书馆领导，同意他印出五种，如《愚庵小稿》《许郑学庐文稿》《梦陔堂文集》《保甯斋文录》《袖海楼杂著》。顾先生这般保存原刻本的做法得到了同仁的赞许和钦佩。

顾先生曾对我说过，1949 年以前他是如何收藏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自身印刷出版的报刊资料。那时干这类事是要掉脑袋的，可是思想进步的顾廷龙意识到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文献史料是有价值的。有一次，顾廷龙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汉奸陈群的旧物，贵州大学正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而发愁。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贵大联系，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为防惹事生非，顾廷龙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面上，以遮人耳目。当时虽然官方只知道合众图书馆收藏的是古籍，政治目标并不大，但也时不时有特务奸细擅自闯入，滥施淫威。为妥善保存革命文献，顾廷龙他们将这些书刊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全部取出，献给国家。

(下转第二版)

阅读前沿

张维明——《顾廷龙与〈章氏弟子录〉》
徐志啸——《纪念我的导师：「楚狂老人」陈子展先生》
周铁钧——《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出版》
陈思和——《一所小小的高校图书馆，在历史的公转中自转》

每周一书



《四十年新闻摄影：希帕时代》

[法] 米歇尔·赛邦
[法] 茜尔维·多维利耶著
易艺译
后浪出版公司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定价：218 元

本书讲述的是世界四大图片社之一、创建于 1969 年的希帕 (SIPA) 图片社的故事。40 年来，几乎所有全球大事件发生时，都能看到希帕图片社记者的身影。希帕图片社在世界各地拥有 12000 名签约摄影师，其中有一大批曾经获得过全球新闻摄影的各种奖项。希帕图片社非常重视培养和支持新秀，被认为是著名摄影记者的摇篮，在世界摄影与图片史上有着辉煌的历史。本书作者米歇尔·赛邦汇集了近 110 幅著名新闻摄影作品，并请它们的拍摄者们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以此向希帕图片社创始人戈耳申·希帕尤鲁格致以深深的敬意。